

征稿: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# 人間冬季 安然和暖

武苗苗

心，於冬日的凜冽中躍動，既無薄涼之感，亦無悲痛之情，唯有絲絲清冷，如影隨形。

幾場薄寒之雪紛紛揚揚飄落，心事亦如雪花般飄飛、零落。面上不見笑容，心中亦無決絕之意，唯有平靜自適、從容淡定。面對這雪，懷古幽情油然而生，流年感歎湧上心頭。無需任何理由，亦不必牽強找借口，或許人總會有這樣的時刻，需安靜地直面世界，與自己的心靈促膝長談。

一杯清茶，裊裊升騰著熱氣；一首老歌，悠悠流淌著歲月。這般，便好似與冬日深情相擁，與過往溫暖重逢。那些春暖花開的明媚，那些夏花絢爛的熾熱，那些秋葉靜美的悠然，皆在時光的罅隙中緩緩流逝。如今，唯有這雪、這冷、這寥落、這淒清，以及這淡然，相伴身旁。

年少時那些一去不復返的相遇，因雪而愈發純潔，因雪而令人難忘。冬日的寂寞，也因雪而染上了詩意的色彩，天地間

彷彿迴盪著雪的清韻。雪，無疑是冬日的精靈，是上蒼灑落人間的美好祈願。

雪夜的天空，澄澈清朗，宛如一泓秋水。其間，既無哀傷瀟灑，亦無孤獨縈繞，只需要一方靜謐的空間，用以緩和歲月的凌厲鋒芒，柔化風景中的冰霜寒意。在沒有月亮的夜晚，心中亦無掛牽，靜靜地望著窗外繁星閃爍，整個世界呈現出一片平和安然之態。有時，真的很想成為冬眠的生靈，借此逃避冰冷帶來的絕望。或許究其根本，是自己不夠堅強，但偶爾，生命確實需要徹底的放鬆，讓所有煩惱都煙消雲散。然而，人無法冬眠，也就無法躲開俗世的蒼茫。於冬日的清冷中，要不迷失自我，更不能放棄人生的方向。

人生之路，總有無奈橫亙，總有荊棘叢生，卻不能因此捨棄生命中最亮麗的色彩。大自然的冬天並不可懼，可怕的是人心中那難以驅散的寒冬。因而，人需要在心底點亮一盞燈，點燃希望之火，也點燃對生活美好的嚮往。

也許，每個人的生命都不可或缺這樣一盞燈，用愛去點亮，讓生命盡情燃燒。如此，方能看見前途的光明，心中既不拒絕溫暖的冬日，亦不抗拒冰雪的消融。於是，在冬日的夜晚，迎著紛飛的雪花，尋覓生命中最真實的軌跡，為自己的未來寫下註解。不孤絕，亦不冷漠，只是獨立而倔強，安靜且坦蕩。

耳邊，一首首動人心弦的歌曲緩緩流淌，彷彿要尋遍過去心事的每一個角落。曾固執地站在原地，守候著過去，然而生命途中，諸多傳說未曾停駐，卻留下了傷痕。但如今，自己不會再於那晦澀中徘徊，學會了遺忘，學會了沉默。懂得珍惜當下，懂得祝福他人，懂得把握機遇，也懂得適時轉身。

茶，已漸漸溫熱，輕柔地滑過舌際，舒舒服服地嚥下。恰似一些往事，隨著時光的延展，那些苦澀已慢慢消散，留下的唯有適度的溫熱，緩緩沁入生命的底層，雖留存痕跡，卻不再傷人，亦不再疼痛，

唯有美好，唯有一如當初的純粹。

依然喜歡平凡簡單的日子，聽風吟唱，望雪紛飛。有人能夠懂得，有人可以陪伴，有人選擇離開，也有人表現淡漠。但終究，有些東西無法忘懷，無法割捨。那就將其珍藏於心，塵封舊日之夢。當有一天，一切都雲淡風輕，一切都如煙塵般聚散，不過是心靈深處的一場起起落落、低徊婉轉，不可言說，亦難以參透。

尋找到那細密的心結，其中既無傷痛，亦無愁苦。許多當初的癡傻，已然不可重來。成熟，是需要付出代價的。那付出裡，有時光的痕跡，有光陰的涼意，有心靈的創傷，有靈魂的痛楚，但終究也收穫了一份豐盈，圓滿了人生之路。

人生本無絕對的對與錯，將人生的寒冬留在最灰暗的那段歲月，為自己的生命燃起一把明亮的柴火。終有一日，會雲開霧散，迎來鳥語花香。驅走寒冷，讓心溫暖，讓生命只留存安然、和暖、沉靜，以及那如春天般的美好。

## 風雪夜歸人

張丹

「日暮蒼山遠，天寒白屋貧。柴門聞犬吠，風雪夜歸人。」劉長卿這二十字短章，如寒墨寫意小品，自初遇便鑄入我心魂。多年來，詩中「夜歸人」的畫面總不經意浮現，我卻遲遲不敢落筆評述——其意境清絕、情懷淳厚，彷彿稍一觸碰，便會驚散那寒香與溫潤。

前三句早已為這夜鋪就了極致的底色：暮色如紗，輕籠著黛色的遠山，將山的輪廓暈染得愈發悠遠；寒天凍地間，一座素白茅屋靜立其間，貧而不陋，自有清骨。而「風雪夜歸人」這收尾一筆，恰似畫龍點睛，讓整幅寒夜圖驟然有了呼吸與脈動，足以牽惹千年的遐思。

試想那寒夜，朔風如刃，呼嘯著掠過曠野，任性地撕扯著天地間的一切生靈；鵝毛大雪密密匝匝地從暗沉的天幕傾瀉而下，在狂風中翻捲狂舞，將夜色浸成一片混沌的銀白。天地晦暝，寰宇洪荒，萬物皆被這風雪裹挾進這片蒼茫之中。

就在這曠野之上，竟有一位身披蓑衣、頭戴斗笠的中年男子，在風雪中孤獨地踽踽前行。蓑衣上積著一層雪，斗笠的簷角凝著細碎的冰稜。積雪沒及腳踝，讓他步履踉蹌，只得折下路旁的枯枝當作柺杖，一歪一斜地艱難挪動。凍硬的草鞋，每一步落下，都深陷積雪，又艱難拔起，草鞋與雪塊相磨，發出「咯吱——卡嚓」的聲響，清脆又寂寥，混著風雪的嗚咽，敲碎了曠野的亙古寧靜。此刻，天地間，唯余一人、一蓑衣、一斗笠、一竹杖，在灰色蒼茫中，凝成一幅孤寂又倔強的剪影。

路邊的山林愈發肅穆，在風雪夜色中化作一列沉默的雕塑，透著深不可測的神秘。此刻，這夜歸人的心中，正翻湧著怎樣的波瀾？是惦念著家中嗷嗷待哺的稚子，急著帶回懷中揣著的半袋溫熱米糧？是念著燈下枯坐的妻子，那雙望眼欲穿的焦灼眼眸？亦或是想著寒舍老父手扶柺杖、家犬緊隨，一同立在柴門邊翹首以盼？那犬吠聲聲，或許早已在他心中響了千遍萬遍……

或許都是，或許都不是。這風雪中的歸人，或許剛從京城的宦海沉浮中抽身，帶著貶謫的抑鬱、壯志未酬的苦悶，以及一絲不甘，踏上了歸鄉的路。一路風霜，一路顛簸，唯有這漫天風雪，以最凜冽的方式洗滌著他滿身的塵俗與疲憊。當寒風吹透蓑衣，當雪花落在眉梢，心中的鬱結或許正隨著風雪漸漸消散——那些高官厚祿、金銀珠寶，在這一刻，竟抵不過家中那即將燃起的「紅泥小火爐」，抵不過妻兒手中那碗溫熱的薑湯，抵不過柴門後那束搖曳的燈火。所謂幸福，原是這般樸素而滾燙。清代亦有一首寫雪夜途中的詞讓我偏愛不已：「山一程，水一程，身向榆關那畔行，夜深千帳燈。風一更，雪一更，聒碎鄉心夢不成，故園無此聲。」同樣是風雪夜，同樣是羈旅人，納蘭容若筆下的寒夜，卻多了幾分邊塞的蒼涼與歸思的淒切。山高水遠，一路向榆關跋涉。邊塞的酷寒、將士們內心的孤寂，以及對故園的深切思念，在風雪中糾葛。深不見底的邊塞寒夜，千帳燈火在飄搖的風雪中忽明忽滅。呼嘯的風雪聲，一更復一更，將思鄉的夢境攪得支離破碎，淒迷不已。

一個「身」字，道盡了多少無奈與牽絆。身向邊關，心卻早已飄回故園，那一步步前行的腳印，每一個都踩著回頭的念想，每一步都浸著離鄉的酸楚。在那樣寒徹骨髓的夜晚，那些戍邊的將士，大抵也都盼著做一個風雪夜歸人吧？跨越千山萬水，穿越漫天風雪，只為推開那扇熟悉的柴門，聞一聲犬吠，見一抹燈影，把滿身風雪，都融進家中的溫暖裡。

無論是劉長卿筆下的歸人，還是納蘭詞中的征夫，風雪夜的意境之所以能穿越千年依舊動人，大抵是因為那風雪中藏著最本真的渴望——渴望歸巢，渴望溫暖，渴望卸下一身疲憊，回到那個名為「家」的港灣。那夜的風雪早已消散，但那夜歸人的身影，那份雪夜歸鄉的執念，卻永遠定格在歲月的畫卷中，成為每個遊子心中最柔軟的心安。

## 天裡的記憶

孟海朝

冬天，是四季中最後一個季節，作家賈平凹在作品裡，把冬天稱為四季中的一個句號。

記憶裡的冬天是從秋風掃完落葉開始的，經過不斷的變天，一場小雪紛紛揚揚落下。一夜間，先是把院落、屋頂塗白，接著便是農田里還沒有完全被雪蓋住的麥苗，繼而把田地勾勒成綠白相間，經過氣溫發酵，逐漸演變成鋪天蓋地的鵝毛大雪，昏暗的天地間被一場大雪所佔有，瞬間遠處的大山、近處的房屋，大地全變成一望無際的白色世界。就連小河，經過冷空氣的洗禮，河水既像一條長長的白膠帶封在小河的嘴上，不讓小河發聲，繼而又像母親一樣用衣襟遮擋著寒冷，用身體呵護著河水和小魚。放學的孩子們淘氣地試探著冰層的承受力，輕輕踩在冰上，隨著腳的壓力加重，「撲通」一聲，冰破了，腳濕了，打個哆嗦，在尷尬中被凍得齜牙咧嘴。

雪就是冬天裡的靈魂，雪是冬天的符號。在老家豫陝接壤的秦巴山，小時候，一進入秋季，奶奶就開始彈棉花、紡花、漿線、織布，然後到街上買包朱黑或朱蘭把粗白布放在鍋裡染成黑色或藍色，接著連夜趕製一家人的過冬衣，先做小孩棉衣，過了霜降小孩們穿著厚實的新棉衣，彷彿一夜間都變成了胖娃娃，大人們也早早把家裡的破舊洋瓷盆按等距錐上三個眼，用3根鐵絲攏在一起，做成手提火盆，供孩子上學取暖，頭天晚上在火盆裡放上乾柴，第二天天不明起床引著火，提著火盆，火光著照上學的路，到學校乾柴剛好著完，剩在火盆裡的全是錚亮發紅的火炭，孩子們帶著被火炭映紅的臉龐走進教室，開啟一天的讀書學習。

一場大雪斷斷續續歷經了一個冬季。因為一場雪，冬天越來越冷，冷的能讓太陽萎縮，冷的把白天縮短，冷的白天比平時黑得早，冷的人縮頭縮腦。吃過晚飯，又生一盆火，一家人圍著簸籬剝玉谷穗子，小孩們到南院二伯家串門，二伯是村裡唯一知書達理的知識人，兼著村裡的記工員，每天

晚上要給白天出工的社員記考勤發工分，發完工分，我們就纏著二伯講故事：白蛇傳、水滸，三國故事，一直聽到火盆發涼，直到半夜三更，才打著哈欠散場，出了院子，迫不及待地站在房後將憋了一晚上的尿放掉，尿水濺到牆上流到地上，將雪地洇濕了一大片。回到家，剛進入夢鄉，被嘈雜的呼喊聲吵醒，二伯家房子著火了，火光把村子照的如同白晝，全村男女老少參加了提水滅火，經過一方激烈搶險，房子保住了，家裡卻折騰的不像樣。第二天，有人發現二伯家房後的雪地上有一串腳印通往南地小叔家，中午小叔被派出所帶走，小叔雖然未承認，但還是被關到大隊學習班學習7天。

小時候的冬季，是難忘的，尤其是在土炕上的那段時光。家裡無論人口多少，家庭貧富，家裡都少不了土炕。土炕三面靠牆，用土坯砌成，有多個旋轉火道構成，炕面鋪上麥秸或稻草，上面鋪著草席，席上再鋪著毛氈或褥子、床單，晚飯後在炕洞生火燒炕，夜裡一家人睡個熱炕，才算是個舒服的冬天。

冬天，也是山裡人狩獵的季節，趁著雪地獵物留下的腳印尋找獵物蹤跡。爺爺穿著用楸皮和葛條趕製的巴達鞋，腿裹著繃子趟雪上山打獵，背著組裝的土條火藥槍，上山打獵，有野豬、麝香、野羊、鹿、狐狸，如果獵一隻麝香等於發了一大筆外財，一兩麝香能賣幾百元，其次是狐狸皮，一隻狐狸皮能買幾十元。可惜爺爺準頭不好，從沒見過爺爺獵過大物，不是野雞就是野兔，記得有一年臘八，爺爺將毒藥塞進一隻死雞的內臟，扔到坡頂的雪堆裡，臘八夜裡毒死一隻大狐狸，一家人狂歡了幾天。

冬天，農活也不那麼緊湊，除了生產隊修壩造地，拾柴也是冬天的一個營生，冬天的雪，總是消的慢，閒不住的人們踏著積雪上山拾柴。

或砍些雜木柴禾，或攢些樹枝，拾柴人也很講究，尋找幾根有韌性的棉木枝條，擰成腰子把柴捆的整整齊齊，這樣背柴時不扎肩，一個冬天在院子碼下一垛柴，確保下一年灶膛有柴燒……

我喜歡冬天，過冬天就像在讀一部長篇小說，對秋天有回憶不完的情節，又在漫長的等待中盼望春天的到來！

## 一城煙雨半城詩

王師

一個深秋的週六，我隨團來到有著「中國運河第一城」之稱的古城揚州，實現了多年的夙願。

我對揚州的嚮往始於童年。那時節，唐詩宋詞尚屬不宜多談的舊物。幸而父親是位鄉村教師，腹中有些詩書。晚間煤油燈下，他常用毛筆在裁好的白紙條上寫字，一句一句教我念。其中便有李白的《送孟浩然之廣陵》。

讀到「煙花三月下揚州」時，我怔住了，心裡認定那定是天下最美的地方。一粒種子，就此埋下。

後來在各類書冊中屢屢「邂逅」揚州，方知這「廣陵」「江都」，自吳王夫差築邗城、鑿邗溝起，已歷經兩千五百多年風雨。

隋唐大運河貫通南北，此地成了襟帶三江的樞紐，漕船與鹽船帆影相接，堆疊出「天下之盛，揚為首」的繁華。這繁華，又釀成了詩。李白五到揚州，千金散盡；杜牧在此留下「十年一覺」的慨歎；東坡居士更是在淮水揚州間往來十次，直說「默數淮中十往來」，眷戀深重。詩與

城，早已分不開了。

遊覽首站，是古運河邊安樂巷二十七號的朱自清故居。小巷幽深，一座青磚黛瓦的淮揚小院靜立其中，門懸「朱自清故居」木匾，莊重樸素。入門是天井，正對客廳，左側立著先生的漢白玉半身像。背景是浮雕的一輪明月與幾莖荷影，悄然點染著他的名篇《荷塘月色》。我們依次看過臥室兼書房、事跡陳列室。院落一隅，一株枇杷樹枝幹挺直，葉冠蒼鬱。

少年時在課本裡初讀《背影》，文字與情感的那種樸厚力量，便錨刻在心。後來讀《聲聲燈影裡的秦淮河》，更歎服其文字調度光影、聲色的精妙功力。他為人，亦如其文，「有客必見，有信必回」，事事認真，公私明澈。這座簡靜小院，恰似一把鑰匙，幫我更讀懂了那些文字背後溫潤而堅韌的人格。

告別故居，前往瘦西湖。入園便見一泓曲水，岸邊垂柳雖染秋意，湖畔卻仍是花團錦簇。

正逢菊展，各色菊花在瓦盆中開得恣意，為水面添了道濃麗的鑲邊。遊人摩肩接踵，湖中畫舫也滿載笑語。

導遊遙指前方，說起杜牧詩句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。眼前漢白玉橋拱如彩虹臥波，雖非唐時舊物，但那「玉人吹簫」的浪漫情思，已借詩句沁入國人心裡。倚欄望去，忽然想起宋人宋無的詩：「紅橋二十四，明月照笙歌。若是迷樓在，遊人應更多。」千年風流，總被雨打風吹去，唯有詩，鑿穿了時間。

前方五亭橋，如一朵蓮花盛開水上。登橋俯瞰，遊船、鸞鴨、垂柳、人影，皆

在粼粼波光中晃動成一幅活的畫。這湖水，原是古運河的一段。運河是有靈性的，此刻它低吟淺唱的，可是隋唐的舊歌？午後的陽光灑下，湖面流淌的彷彿是金色的韻律，是傳奇的斷章，是無數未寫完的詩行。

暮色漸合，我們轉往東關街。它依傍古邗溝，長達千餘米，是揚州現存最完整的歷史街區。夜色中，一座高大城樓矗立河畔，門洞上方「東關」二字沉穩厚重。穿過城門，一條青磚長街在燈籠映照下向前延伸，兩旁是清一色的仿古店鋪，售賣醬菜、糕點、「三把刀」及各色物件。人流熙攘，燈火如畫，許多身著漢服的女子羅裙飄飄，笑靨在暖光下格外明媚，讓人剎那間有誤入前朝街市的恍惚。

空氣裡瀰漫著食物香氣。湯包店、炒飯鋪人聲鼎沸。我曾信誓旦旦，定要嘗一碗地道的揚州炒飯。可看到店內座無虛席，陌生食客挨肩而坐，想到自己要於眾目下獨自對峙那盤飯，竟生出幾分怯意與警惕。腳步遲疑片刻，終是隨著人流走了過去，將那心心唸唸的炒飯，留作了又一個念想。

隨意閒逛一會兒，便折返出城。沿古運河邊漫步，夜風帶著水汽，微涼。河水在夜色中靜靜流淌，它將揚州的歡鬧與寧謐，送往更遠的遠方。

一日太短，未及體驗「早上皮包水，晚上水包皮」的閒慢，也終究錯過了那碗炒飯。

然而，或許正因有了這些許遺憾，這座城才更讓人魂牽夢縈。揚州離我故鄉巢湖，地理不算遙遠，唐時同屬淮南道，明清曾共隸江南省。

心之所繫，夢之所牽，便不覺遙遠。我默念著，總該擇一個「煙花三月」再來，用更慢的腳步，去細讀這一城浩如煙雨的詩意與過往。

那時，今日的秋色與記憶裡的春意，古人的吟詠與今人的足跡，或能在某座橋頭，某個巷口，悄然重合。



海韻